



9
3445
2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五

播磨山崎 橫尾護 纂集

諫言

內大臣小松重盛

平重盛大政大臣清盛長子資性忠謹武
勇軼人接物溫厚中外屬意久安六年為
藏人叙從五位下久壽二年任中務少輔
保元元年重盛率禁軍從清盛出軍源為
朝將兵守西門清盛部將伊藤忠清忠直

皇朝文獻通考卷五
先登為朝一發洞忠直胸及忠清鎧軍中
震竦清盛懼曰我攻此門非承特命更嚮
東門以避之將士皆言東門亦為朝所守
不如由北門清盛乃引兵而退重盛奮曰
奉敕出軍何問敵強弱獨麾輕騎直進清
盛惶遽命左右遏之不得已而向春日表
門既而源義朝縱火攻白河殿克之平治
元年冬清盛如熊野至切部聞藤原信賴
等反清盛進退失據計猶豫不決重盛曰

身為武臣聞天子為逆徒所逼安得不亟
赴國難衆皆從之乃遣使熊野別當湛增
等徵兵見兵僅可百騎適聞義朝子義平
擁兵三千要於安部野清盛恐衆寡不敵
欲先赴四國召聚兵士然後入京重盛曰
事若誓緩賊必矯詔討我悔之無及以寡
擊衆將家之常速往戰死亦足以耀名後
昆清盛意乃決遙禱熊野神遂赴京師行
至鬼中山見一騎士來衆皆失色以為義

平使至則六波羅使也言伊勢兵士三百
餘迎清盛於安部野於是衆心始安重盛
問京師消息對曰六波羅無他惟有播磨
中將遁難來投信賴矯詔捕之勢不能匿
出之重盛怒曰人困而歸我棄之不祥也
後孰為我用者既而還京師迎乘輿幸六
波羅與叔父教盛賴盛各將一千騎分道
攻信賴重盛勵士卒曰年號平治地曰平
安我為平氏以三者卜之賊平無疑乃分

兵為二隊留五百騎於大宮街帥其半攻
待賢門信賴大懼而退兵皆潰走重盛進
至大庭棕樹下源義朝使子義平禦之義
平率驍兵十六騎躬自搏戰注目重盛重
盛且鬪且卻至大宮街杖弓以息部將平
家貞贊曰平將軍再生矣重盛再率其半
復入大庭一戰而退義平追躡重盛與二
卒景安家泰脫身而走義平將及馬躡伏
鎌田政家射中重盛甲堅不入又射馬殪

重盛墜堦。整政家薄近。重盛撞以弓。逡巡間。乃著堦。整景安馳至。搏倒政家。義平來刺景安。重盛怒。欲自當之家。泰進馬。當義平亦為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六波羅。義朝來攻重盛。親突敵軍。更兵交進。賊大敗走。義朝走關東。信賴至仁和寺。請哀於法皇。法皇憐之。手書請於帝。使未及還。六波羅遣兵士捕信賴及黨與。藤原成親等信賴伏誅。成親亦當死。重盛請宥死。自解其

縛。是冬以功兼伊豫守。明年叙從四位上。累兼左馬內藏頭。尋辭內藏頭為右兵衛督。應保三年叙從三位。長寬二年進正三位。永萬元年為參議。是秋帝崩。諸寺僧侶會葬延曆興福二寺。爭次。構兵時有訛言。上皇陰命僧徒討平氏。清盛大驚。聚兵自守。重盛堅執以為妄。乃造法住寺。訶之。會上皇將幸六波羅。自開諭乘輿已在道。重盛乃扈從而還。清盛稱病不出。上皇還宮。

重盛諫清盛曰我家討逆撥亂其功亦多
今有何咎責而猝至於此大人不宜形之
詞色恐姦人乘機釀成讒說吾苟敬上恤
下神將助我何懼之有清盛嘆稱其恢量
上皇亦戒近侍勿輕為浮言仁安元年任
權中納言兼春宮大夫二年叙從二位遷
權大納言聽帶劍三年以病辭官嘉應元
年叙正二位子資盛路遇攝政基房不下
車基房從者所車簾辱之重
盛讓資盛曰官有高下等列尚可敬況攝
政乎汝過十歲不知禮義取辱固宜基房

縛送其從者以謝重盛畏懼慰勞還之清
盛聞而盛怒心欲報復重盛諫曰資盛幼
蒙失禮攝政罪在從者而不之問反欲犯尊
貴豈非悖邪夫攝錄臣所以毗輔皇政撫
育民庶奈何恃勢而凌之且以德勝人者
昌以力勝人者亡願大人詳思之清盛不
納陰使武士辱基房重盛懼黜預其事者
逐資盛於伊勢○重盛嘗詣皇后宮偶有
巨蛇出座重盛獨見之慮驚惶女侍以及
后便以左右手壓其首尾袖揜之徐捕而
出呼人源仲綱應來乃受而去宮內終無
知者明日重盛遣仲綱馬賞其鎮靜仲綱
答書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事何似還
城樂哉○方相撲節行事稠人中有竊言
此公多福至近衛大將儀貌心術亦邁人
遠矣澆季之世未易得見但恐不能享壽
耳果如承安元年復權大納言治承元年
其言

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是歲延曆寺僧徒有訟奉日吉神輿入京師命源平諸將禦之重盛以三千餘騎守陽明待賢郁芳三門禦而卻之先是藤原成親結黨竊謀滅平氏事泄被捕清盛命武士速斬成親重盛諫曰彼法皇寵臣也自其祖顯季仕白河朝傳家既久爵位亦崇今以私怨遽殺之未見其可唯當逐之都外以儆其餘耳斯言實為國家非以與彼有姻也昔

嵯峨朝藤原仲成伏誅厥後廢死刑者二十五代至保元中信西用事多斬源平二族發宇治左府墓後二年信西墓亦為信賴所掘豈非其報乎今我家貴盛冠世所慮唯子孫願大人思積善之慶為子孫少忍之清盛意稍解重盛出戒武士曰大人一旦逞怒後必悔之縱有命汝慎勿加又由是成親得不死重盛既還清盛恚怒不止欲幽法皇於別宮大召子弟臣僚於是

平氏親族戎服畢集清盛第重盛後至及
中門宗盛見其烏帽直衣尼之曰有大事
召公大人既甲公尚緩服乎曰是何言也
近衛大將兵權所歸而吾適忝此職濫著
戎衣甚非攸宜若或賊虜猖獗王師失利
雖大臣之重固宜被甲執兵我未曉諸君
之所為何如其所斥為敵者誰也且所謂
大事者朝家事而已是私事何得言大事
衆皆聳動清盛心慙不遑改服俄起尚素

絹而出恐甲露手頻正襟至縫裂故示閑
暇從容言曰來何晚拷治西光備得其情
成親姦謀實由法皇皆猥屑小人近侍宮
闈僥倖非望之所致也而法皇輕舉生事
今當徙法皇於他所除禍本也重盛垂泣
諫之清盛曰餘命無幾惟慮子孫而已自
今而後唯君之所計起而入內重盛責諸
弟曰大人衰老謀此不良諸君何不切諫
而反為贊成乎又戒將士曰汝等慎守我

言勿敢妄動若欲從大人必先斬我既還
第尚慮其為暴乃報急纂嚴將士皆謂此
公未嘗輕易作事今忽有此召何不速赴
難波經遠瀨尾兼廉平家貞及子貞能等
爭集小松第乃令平盛國籍兵有見兵二
萬餘於是使家貞貞能言清盛曰法皇聞
大人謀震怒下詔重盛討之恐大人倉卒
間至有非常事是以遣二人備防閑我以
身固請幸勿驚怖清盛大惶惑曰為我語

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
人還報重盛謂家貞等曰我以權謀救父
過而反傷其心是人子之道哉泣然淚下
聽者皆悽惻既而勞兵士曰諸君不失期
約信義可嘉唯嚮有所聞而召事適得解
宜速罷歸後勿狃而為常法皇聞而垂淚
曰重盛何人以德報怨朕願先斯人終命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其此人之
謂乎清盛跋扈日甚

嘗造別館於西八條
彈極土木其第多藝

蓬因號蓬壺又營別莊于攝津福原亭樹
 風流以窮四時之觀天下政事一出其手
 放盪驕溢上下苦之自截髮詭服執梅枝臂
 子三百人以為耳目禁門不通姓名填滿
 小鳥翼著赤幟出入禁門皆歸報之清盛
 街市伺察隱伏凡所見聞皆歸報之清盛
 聽信其言淫刑濫罰頗多一時為之震懾
 京師騎乘者皆望而避之○寵舞姬祇王
 後有名娼佛媛者自來西八條請舞淨海
 怒曰祇王在汝何為者佛請不已遂觀之
 美色絕倫乃逐祇王祇王泣留和歌一首
 而去淨海在群臣子弟面前手抱佛媛而
 入後閣佛愧謝曰妾欲售者舞也非願侍
 枕席召還祇王使妾歸家幸甚弗聽後又
 召祇王為佛媛舞祇王慙憤欲辭母登自
 曰違命則罪及母祇王乃入西邸唱歌起
 舞詞曰佛本凡夫凡夫終作佛佛媛感歎
 後潛出邸與祇王共削髮為尼結茅于嵯

峨今祇王寺是也重盛居常憂懼一夜夢賴朝禱

神斬父首覺而悲泣瀨尾兼康來謁屏人
 告其夢亦與重盛所夢符重盛益感愴會
 子維盛來命飲酒貞能行酒重盛使貞能
 賜維盛太刀維盛以為傳家寶刀小鳥既
 而視乃無文刀也維盛失色意疑貞能錯
 繆重盛灑淚曰汝勿深恠此大臣葬時所
 佩家君百歲後我將佩之今我有所思故
 以與汝也維盛不能仰視歎泣而退重盛

詣熊野社自祈死既而寢疾會醫至自宋清盛勸令治疾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我若藉彼得愈是示國無醫也況且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客縱我不起寧忍辱國乎清盛不能強焉疾日篤終不起

起薨年四十二

世稱小松殿其室中四方各置十二佛像像別懸長

明燈籠妙選美女四十八人以供其事每及日沒禮讚畢令擊鉦行歌身坐中央聽之時又稱曰燈籠大臣○讀史贊議論重或略曰規諫之道不止一端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或禍福以畏之重盛於父理諭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則今之諫特有藉

禍福之說耳今夫閭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然之勢則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則拜聞應報輪迴之說則懼蓋以生死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為此道也足以化吾父矣於是誦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賀賀然唯恐父心之不能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為險漁者捕魚不知淵之為深意有所急其何暇顧其險與深哉重盛一妄無足知信也是其事雖出于愚夫愚婦之為而其心則由至情迫切之不得已非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愚夫愚婦未心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割股者有祈天者自今睹之誰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真見矣故重盛之崇佛即愚夫愚婦之心也即亦君子之心也

今視大人之舉動悲懼交至未聞官昇相國者

躬擐甲冑況於披髮後乎聞佛說四恩國恩最重知之為人不知為禽獸夫吾家者雖桓武之苗裔中古以來絕無顯達者平將軍之討將門賞止受領及刑部卿造得長壽院始聽昇殿人尚以為過獎大人起自小官位極人臣闇愚如重盛以資陰叨居顯要一門承邑殆半天下寵榮極矣今忽忘隆恩輕蔑皇威鬼神必怒覆亡無日重盛深懼焉今拘一二首謀罪可罪而足矣何至迫至尊哉且大人縱欲為之重盛不忍背國恩部下死士二百足以護法皇雖然以子抗父亦所不忍曩義朝害父雖以君命奈悖逆何重盛欲為孝子則為不忠欲為忠臣則為不孝進退維谷言若不聽請先斬重盛

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恣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

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讀史偶論
論重盛略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襲
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
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
一時之過也而擱然以白及脅之無乃犯
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
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平然舉
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
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
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
概論之亦已誤矣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五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六

播磨山崎 橫尾謙 纂集

無題歌

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正成

楠正成河內人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也山羅

文集曰橘諸兄敏達帝六世之孫美奴王
子也後為左僕射諸兄居井手故世號井
手左大臣初左僕射之為葛城大君也侍
帝傍會薦橘子帝取其果而與諸兄且作
倭歌以祝之因賜姓世居金剛山西舍多
橘氏橘氏之鼻祖也
楠樹因以為氏父正康母某氏禱志貴山

生正成三忠傳曰正成生而岐嶷好學善

幸直進斬敵十六卻矢尾兵數百騎斬首

十七級及長撫民以仁厲士以義人皆樂

為之用每戰樹功山神昆沙門也以故小

世稱曰日本無雙字曰多門元弘元年帝避北條高時兵幸

笠置寺津阪孝綽注曰帝怒北條高時跋

堂貞藤率兵三千西上圖行廢立詰朝將

遷車駕於六波羅八月廿四日帝奉神器

夜潛遁如南都廿七日遂幸笠置山下四

詔徵大和河內伊賀伊勢之兵赴難方少勤王者帝頗憂之適夢紫宸殿前有

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

列忽有二小角來跪指座泣奏普天之下

無所容聖體唯此座可以坐也覺而自占

水傍南楠意將有楠氏者出俾朕再正南

面位也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帝謂

所夢殆是遣藤原藤房徵之正成即請行

在帝使藤房傳命曰卿應命即至允足深

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有何策以決

廟勝詳陳其所見正成對曰逆賊暴虐自

取禍譴天討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夷之性

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衄願勿煩聖慮苟有臣存何患不濟辭歸城赤阪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在河內金剛山西麓東條川西岸守者僅五百人取民儲以充兵食若行在失守將迎駕於此也板築方畢而高時大佛貞直等十餘萬已攻陷笠置京都六波羅鎮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檢斷使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率諸國兵圍笠置城堅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真足利高氏等將關東兵至進

攻不能克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兵五十餘人以飛鳥路村民為導北從觀音谷縫藤葛以上會夜雨暗甚密隨巡夜卒後周觀諸營有呵問者輒答曰巡夜更戒守者而過至行殿傍縱火誼噪外兵以為有內叛鼓噪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帝潛出圍將幸赤阪至高間山貞直等追獲帝時九月廿八日也仲時等以兵擁車駕赴京都幽于六波羅親王公乘勢奄至城下卿以下分拘于諸將家

正成先遣弟正季及和田正遠以兵三百伏城側山中敵衆視城小易之曰直用隻手提去耳輒薄陣急攻城兵亂射雨注殺傷千餘人敵驚沮而退脫甲解鞬為下營

計正季等瞰之分兵為二鼓譟而進城兵連鋒突出合勢奮擊敵狼狽而走器械輦馬委棄載路尋復來攻圍數重正成豫索懸外牆俟其四面爭登而斷索敵隨牆顛因連投巨木石壓殺七百餘人敵更蒙盾競進鐵搭鉤陴殆壞城中乃以長柄杓沃沸湯敵皆傷爛自是退守營柵計持久以困之初正成築城倉卒儲糧不多至是謀於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乏資糧

外無救援欲率先天下以建功業者死固在不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士之所尚焉我今陽死賊必引歸歸復聚衆出戰我逸彼勞制勝之道也衆皆然之即夜會風雨晦冥咫尺不辨正成為二大坑填以死屍積薪于上留一卒戒曰候我行遠放火燒城乃與衆三五分伴潛過敵營而行敵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焚屍以為正成信死引兵旋于關東正成

乃匿于金剛山北條仲時時益遣湯淺定

佛守赤阪二年車駕西狩隱岐

三月七日
帝發京師

四月二日車駕至隱岐高時置兵防衛

所在官軍皆解正成

以兵五百出攻赤阪定佛命領邑民夜輸糧米正成謀知邀而奪之更苞戎具如米狀使卒三百陽為輸夫擔致城中別出兵為追擊之狀城中望見以為輸夫為敵所追乃開門納之既入披甲譟叫外兵應之折關並攻定佛遂降伏正成併其兵徇和

泉河內進屯渡邊橋京畿大擾仲時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餘來攻正成分二千人為三伏天王寺側弱卒三百守橋皆羸馬繩轡及戰輒走誘敵窮追比過天王寺伏兵並起敵大敗退至橋人馬擁溺死者無數逾月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來攻和田孫三郎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之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挫公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

正成曰兵在和不在多公綱阪東驍將從以紀清兩黨是役承敗衄之餘僑軍孤進志在必死使我能拒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宜愛士力以圖後舉也我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誑之則阪東慄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卻居數日遣卒三百及民兵數千大燃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綱勒兵嚴備意

其衆日盛也終潛引還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僧徒觀上宮太子未來記其文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没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山變歸一元正成悅曰識文所謂人皇九十五代即今上也東魚吞四海相摸入道是也

高時為相摸守薙髮號宗

鑑世因稱相摸入道時俗溺佛官人多髡染者稱曰入道高時既為入道群下爭慕

效之圓頂者盈府廷西鳥食東魚當有起兵滅關東

之人日没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

岐歸闕反正當在明年春世俗傳道天王寺有厩戸王識

記闕而傳焉因以金裝刀與僧益優厚士卒禁

止暴掠遐邇歸望兵勢彌張尋還金剛山

築千劍破據之使平野將監守赤阪明年

高時復大發兵遣二階堂貞藤圍兵部卿

護良親王於吉野大佛貞直攻千劍破阿

曾時治攻赤阪將監拒守旬餘有暗渠為

敵所泄時又久旱兵士困渴敵仍以火箭

焚樓櫓將監力盡而降送六波羅斬之會

貞藤陷吉野護良南走貞藤與時治兵悉

集千劍破軍勢大熾城東西臨谷南北敵

峰斗拔數十仞周可一里敵恃其衆蟻附

急攻城中大發矢石拒之敵死傷無算令

吏十二人注之三日夜不絕書乃令軍中

禁擅進安營環守城有泉五道雖旱不涸

正成作大槽數百貯水每日得五斛許汨

以黃土養其性又每雨引屋溜於槽水常
 得足而敵疑其外汲令名越越前守某兵
 三千守東溪正成伺知守者稍怠拂曉出
 兵擊走之獲其旗幕翌日張之城上呼曰
 此昨日名越殿所遺煩部下人願來取之
 越前守愧忿率五千兵拔營進薄城兵下
 巨木仍大發射死傷略盡敵服其機史論曰正
 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鬚孫吳而忠勇壯
 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邱守睢陽
 正成去赤阪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
 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

滋之師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益成持久之計正成乃縛
 藁人數十被甲持兵夜置城外壯士五百
 潛蔽其下昧爽鼓譟誘敵伺敵來擊略發
 數箭逡巡入城時方霧昏敵衆不曉競赴
 藁人城上乃連下巨石殺傷八百餘人圍城
 日久賊軍置酒召妓消間賊博戲爭技忽
 生紛爭相刺而死其屬二百餘人亦相戰
 而死其陣在城櫓下城兵下瞰大呼曰敵
 叛君之賊自伏天誅同聲大罵大笑云敵
 為飛橋欲騰入城中叢擲火炬唧筒灌油
 橋燒斷敵陷深谷焚死數千人會近郡民

兵奉護良親王之令截敵糧道敵中大困
逃亡相繼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助
高直公綱以手兵千人疾攻不能拔會帝
幸名和帝令忠顯登岸問途人豪族可倚
者答以長高忠顯乃踵其家方
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水答長重進曰人
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托事無
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諸將攻克六
長高乃決意奉帝于船上
波羅敵皆解圍去車駕歸關正成乃率兵
七千迎謁于兵庫帝親勞之曰大事速成
一卿所效正成謝曰不賴陛下威靈臣曷

得出賊圍復有今日詔前驅入京師後高
直等擁餘衆在南都謀犯京師正成副左
近衛中将源定平討而降之建武元年討
僧憲法于飯盛山平之以功為檢非違使
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二年義貞東
討足利尊氏正成與諸將留衛京師延元
元年尊氏犯關正成以兵五千禦宇治尊
氏兵攻大渡淀川受水津川其下曰
大渡趨京之要津也官軍
敗績帝幸延曆寺車駕幸叡山賊入
京師放火燒宮闕正成

乃與諸將守行在與義貞結城宗廣名和

長年等攻京師

結城宗廣自與之白河率兵從鎮守府大將軍北畠

顯家奉義良親王赴難北至鎌倉尊氏既

西兼程追蹙入援與義貞正成長年等擊

賊將細川定禪于三井寺

走之追入京師急攻尊氏遇敵兵五萬于

出雲路正成辨楯數百枚遇敵馳突乃鐵

勾相連蔽以發射退輒縱精騎乘之敵披

靡而卻是日諸軍獲捷尊氏西走遇日暮

正成謂義貞曰今日破賊殺獲無幾而不

知尊氏所適以此少衆頓留京師恐士卒

貪財四出不收豈得無反襲之虞如前日

事耶且敵乘勝機後恐難制莫若旋軍養

力一舉驅之數千里外也義貞從之引還

尊氏復入京師翌日正成遣僧數十人于

戰場歷索死屍詐泣曰昨新田北畠楠氏

等七將戰沒將為求骸收葬敵聞以為信

乃取屍首似義貞正成者梟之

有以善哭者見者正

成養以為士人皆笑之至是髡為僧令衆僧俱哭泣甚悲人異而問之輒曰昨日北

畠新田等諸公戰沒聞吾楠亦為亂兵所害冀索屍收之泣下不已慘愴動人於是

敵以爲信稍撒兵備於是正成與諸將潛軍夜發別

遣卒持炬遵山西行綿綿相屬敵軍望視告尊氏曰官軍失將領今皆亡去尊氏遣兵要諸道餘衆不復警備詰旦正成等進入京師放火掩擊敵軍驚敗尊氏竟西走遺棄器甲蔽路正成遂與諸將追至豐島河原與足利直義戰正成引兵出敵後直義不戰而退與尊氏航海遁夏尊氏直義引大兵水陸並東義貞拒之兵庫詔正成

往助正成奏曰賊收九州軍勢必昌熾以我疲兵恐不能當宜召還義貞車駕移蹕山門縱賊入京師而臣還河內招聚畿縣兵塞河道絕糧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一舉可斃也揣義貞之計亦復及此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夫戰者雖始之或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井驛以所

賜寶刀與正行遣還河內

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

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之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三忠傳曰正成到櫻井驛召正行教之曰我竭力王室久矣然准后譏于內清忠問于外我死天下其尊氏乎汝畢志盡忠勿有二心因取家訓一卷于懷中授之曰此治國用兵之要語汝當夙夜觀省以厲忠臣孝子之志也○賴襄題楠公別子圖曰海甸陰風草木腥史編時筆姓名馨一腔熱血存餘瀝分與兒曹灑賊庭○藤田彪正氣歌

曰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慙慙

遂進陣湊川以當尊氏陸

軍義貞陣和田崎以禦水軍

義貞會正成謝其來助謂

曰賊皇張欲敗卒當之固難矣去年我軍關東以致與議今又承勅西征未能攻拔一城聞賊大軍將至遽然引還我竊恥焉是以不卹勝敗委命一戰耳正成慰之曰見機而進權時而退將之道也紛紛之論何介懷為公往歲摧破北條高時今年困蹙足利尊氏抑雖聖運亦皆公之武略也公之於軍旅其誰得間然義貞為之釋尊氏先鋒細川定禪率舟師向紺邊義貞拔軍赴拒而尊氏全軍既登兵庫正成望之謂正季曰大軍隔絕敵滿前後吾道

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橫奮擊幾獲直義尊
氏遣六千餘人斷軍後正成回戰數次士
卒殲盡躬被十創退入民屋謂正季曰今
日送死九泉吾子欲何所託鬼正季笑曰
願七生人間以滅朝敵正成怡然與之交
刺死時年四十三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
左近衛中將楠氏以後二百餘年權中納
言源光國聞其無墓表新建一隆碑乃脩
墓埋石棺中藏一圓鏡徑一尺二寸其背

刻曰楠正成靈塚上為二層石座設龜趺

碑巍然其上高凡十丈二尺八分大書曰

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安藤守約贊曰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

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勝神謀妙算

高出千古○賴襄謁楠河川墳詩曰東海大魚奮鬣尾翹起黑波汗黼袞隱島風雲

重慘毒六十餘州總鬼虺誰將隻手排妖氛身當百萬哮闕群揮戈擬回虞淵日執

為降將軍旋乾轉坤荅值遇酒掃輦道迎

出將入相位不班前狼後虎事復艱獻策

帝閣不得達決志軍務豈生還且餘兒輩繼微忠全家血肉藏王事非有南柯存舊

根偏安北闕向何地攝山逶迤海水碧吾
來下馬兵庫驛想見訣兒呼弟來戰此刀
折矢盡臣事畢北向再拜天日陰七生人
間滅此賊碧血痕化五百歲茫茫春蕪長
大麥君不見君臣相圖骨肉相吞九葉十
三世何所存何如忠臣孝子萃一門萬世
之下一片石留無
數英雄之淚痕

美廼他免仁貴未遠於母不毛布多許許呂紀
民能當米耳斗身惡茂隱文波泥
比作加多能阿萬都微嘉度乃耶須架禮登以
廼流問久尼能民九麻里廼可味

明徵士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
乎天天地無日月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

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
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
大抵公之用兵審彊弱之勢於幾先決成
敗之幾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
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
偷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
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
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鍾簋功垂成
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妬
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
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
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
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
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
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之不衰其必有大
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
其盛美大德耳○賴襄曰其觀諸行在對
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

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
其值遇以一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
回天一日於既墜而使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
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擄其
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時爵任職宜
以公為首而絕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
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
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福禪
供其驅使亦以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
大捷殆致掃珍者非自公之策耶嚮使帝
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
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
危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
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
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
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
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
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

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
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
莫以如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
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
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
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
傷共已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
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
亦可以瞑矣○貝原篤信曰天地之間唯
有一氣別之則陽與陰而巳矣人之生也
雖俱稟二氣有受陽之多者有受陰之多
者故其為性也有屬陽者有屬陰者凡屬
陽者其氣必清明則易知屬陰者其
氣必昏濁昏濁則難測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之作易也雖陰陽不可不兩立然以有
清濁之別淑慝之分遂以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嘗推此理以試觀天下之人凡其為
人也剛明正直疎通洒落如青天白日無

毫末可疑者必君子也是屬陽之人稟清
明之氣者也其為人也柔暗掩藏隱伏狡
獪如陰瞋埃霧難測知者必小人也是屬
陰之人稟昏濁之氣者也於是又嘗從古
人之中求陽剛清明之君子則於漢得諸
葛武侯於唐得顏文忠於宋得范文正公
司馬溫公與文丞相求之本邦則如楠公
正成其人也蓋公者本朝之忠良而振古
罕見其比其忠義勇智校之異域之英俊
恐無耻也如夫愛君愛世之心足以動天
地感鬼神貫人心耀古今聞公之風者百
世之下莫不感激而仰慕非公之忠誠豈
能如此乎可謂真大丈夫也彼兄弟父子
蹉跎戰死而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可謂有
子有弟也其履歷戰功載在傳記今不暇
枚舉惜乎舉世唯知其為良將而未知賢
哲也今茲暮春余發自京師將歸于故里

偶阻西風泊舟於攝津兵庫攝衣下船陸
行到湊川北而見公之墓墓在平田之中
榛莽蕪穢無幾幾無墳封又無碑碣望上
唯有松梅二株悲風蕭蕭春草青青余歛
歛良久低回不能去忽謂今無碑石如此
恐後世或不認為公之墓墓碑為田松梅
摧為薪亦未可知也於是託兵庫館人繪
屋氏欲建小石碑於其塋上頗為營計而
去焉余歸鄉自顧念公之偉烈洪名不得
區區之掄揚而明矣若今欲稱述彼德業
勒之石碑非老于文學者則不能也且吾
儕微賤而立石碑於他邦恐不能逃僧率
之罪終改悔而廢其事且送書於兵庫館
人令輟彫刻然感歎之餘不能默止私記
其所懷云爾○高山正之嘗見室直清所
論著至於論楠公以應召造笠置為度量
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盧之事以議之
憤然罵曰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

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下分裂豪傑並起當此時劉玄德者故敗履織席之人自稱曰王室之胄豈能辨其真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源平以自誇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我心猶以為速雖累百顧猶未為緩焉如楠公則異於是赫赫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關以來神聖相承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率土孰非皇民而楠公則廷臣之裔而畿內之民也雖無召命豈視國家之難恬然自安哉聞天皇蒙塵奮然投袂而起安得效彼諸葛輩之為也讀書如是雖百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投之堂下

正成在觀心寺時奏護良皇子曰矢尾別當顯幸有武譽者也彼若不屬王師則河

內寧謐其難矣乎正成與彼結私怨累年攻戰我若赴赤阪則鴻命縱雖連降而彼遂不屬王師其為人也智淺而直常欲得官位今繕令旨賜權僧正之號且有天下安全之後忠賞可隨其望之旨則彼必屬王軍護良然之即賜令旨顯幸大喜曰賜權僧正之號何面目如之哉然楠正成或曰存或曰亡若猶存勤王則吾不應命護良議之正成正成代護良之旨使人言曰

正成存亡不可知焉若不死則何不來於此乎縱雖不死至今不來於吉野則何忠之有於是顯幸悅既過十日正成出于赤阪顯幸遣使于護良曰正成出于赤阪知之否護良答曰不知也正成拔赤阪之後遣介於顯幸曰吾以眇小之身欲成一大事似不知其量也然重帝命棄生輕死而已而今以與足下有怨故護良皇子之疑我多端夫以私忘公者人之所不為也自

今以後可捨往日之私怨傳達正成丹心於護良則忘父祖之耻乞降於足下足下若不諾則私怨也朝敵征伐之節障也先可與足下戰耳顯幸謂我應護良之命事已達于洛今又與正成戰則吾無利且其所言尤有理良將之乞降亦非我身之榮乎乃應之曰護良之疑吾子也吾請計之與吾子同心盡忠矣遂率五百五十騎來于赤阪屬正成自此顯幸與正成屢談兵

法顯幸遂服請曰養足下族類一人以嗣
吾采地正成即授和田正遠三男滿仁王
丸時年十一而後顯幸屈正成
藤原藤房一夕月明招楠正成述其衷曲
曰天下遂有逐鹿者尊氏直義黠智特賴
准后廉子廉子亦為彼傾心故尊氏頻昇
進義貞其恨陛下乎尊氏直義其先問鼎
乎義貞犄角之勢漸見其勝敗未可知焉
政道之不良我屢諫犯顏而不見納義可

以去矣卿者武林之翹楚也若有變則宜
戰死正成聞而慨然曰顧世事皆如公言
然公在而格君之非則人皆倚賴之若避
世則事已去矣我為武夫唯一死耳不
足利直義謂正成曰佐佐木堀原之徒先
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
佐木諸士姑置之且道賴朝鼓士氣使之
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具將器者不
能也直義悅因問賴朝用士之術何如曰

賴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略直義大愧

正成與直義接戰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自殺尊氏遣使湏賀氏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內不宜自盡也公笑曰大丈夫成功則名垂竹帛不成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秋也欲使一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公之惠也

謙按楠公公明正大可與日月爭光可與山岳競高而尊氏區區甘言誘之其

不知楠公之心亦愚之甚者

初正成謂防大兵者莫若傍山築城於是歷覽大和河內之諸山得千劍破峰以為五得相應之地因城焉五得相應云者一曰水多二曰山嶮敵難得登三曰麓滑嶺峻若嶺麓共峻則敵有利于鑿隍又城邊四町無別峰亦可也城邊有峰則敵兵放矢于城中拒守者之所嫌也此地無此患四曰城岸皆岩石則敵難登五曰山深地

僻利于鄉導窺敵營又有一得此城之高
也不過二町甚高則害于軍兵之出入故
正成以為五得相應之地也正成相城之
廣狹周廻五尺之杖四百餘也束柴高築
之四尺柴下去土三尺而掘之橫柱其長
二間立二柱于三所有四間之間隙架矢
棚于其間土底有二緯水柴間有緯水壁
之高五尺矢棚又在其上二柱間之矢棚
者或六寸或六寸五分或五寸六分也試

之立三尺五寸水偶人於岸上射之而隨
其恰好而構矢棚其高低隨宜其上下又
有緯水或四寸或二寸五分壁板之周廻
其小則一尺八寸其大則二尺餘也有二
緯水立小柱于其間周廻八寸以四寸五
分之木為壁骨內外皆同實之以瑣石堅
之以塊土乾之六日內外又塗土矢棚架
于處處壁內多植樹木松柏繁茂中有屋
宅倉庫壁外之樹木者皆芟除之米穀三

萬餘石鹽五百餘石大豆三千餘石其餘膏油薨魚海草乾菜等不知其數又有一箱周廻三間深廣二間實之以稻穗又有一倉縱五間橫四間盛之以矢又蓄鐵三萬斤冶者六人鍛鑛或賣寶器以調之又掘土廿間埋之以炭凡三千餘駄也其兵二千餘騎選八百六十餘人而置於城中殘兵千餘及兵士之婦妻者遣之於賀名生與觀心寺楠正氏和田三郎恩地左衛

門志貴右衛門澤邊五郎等亦在彼所為塞敵之通路知敵之謀計也又使平野將監居赤阪城兵士二百八十二人平野者矢尾顯幸甥也正成為養子之約置之於赤阪城曾與顯幸所爭之地皆卑之正成謂守城之法以水穀為第一故其築此城之時先求水之所在峰頭有水號五所秘泉大旱不涸正成塞其滴瀝而不漏之自朝暾之外至翌日曜靈之初出井中挾竹

待水之滿汲之凡及十石一升之水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洗米之濁水則使僕隸洗其足而不妄捨之有馬者飲之無馬者湛之於槽而為消火箭之備又為大槽三百以水實之又每檐戔筧納雨滴于槽中又穀米九合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朝晝暮共二合也其三合者備不時之需也若或夜戰之時不食則兵士疲勞故以三合當之又鹽一合是一日之用也鹽豉二合者十

人之用也其給糧于兵士必以三日之料嗜酒者雖欲造酒而以其糧少故不多造之其糧盡則又給之正成或召兵士同飯使飲清酒僅一盃耳濁酒則二盃也正成往徙者之宅必著小鎧其所雅言者戎經劍論之事耳或又授米於臣從僕隸或斗或升以是為酒費屢授米則或與孔方以充其用米多則為飽餐嗜酒之端故不多與之又城中每士一馬其餘皆遣之於處

處為害于糧盡也又或煮諸果為油或蒸嫩葉為食凡城之修造用物無一所闕

世弘曰嘗讀史觀東兵攻楠公於千早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眾圍彈丸之孤城攻則敗當則摧如枯葉之迎烈風遂終於自潰竊謂是不獨公籌略拔眾其山必高其谷必深其阪必奇峻峭不可梯而攀也今茲西征過河內抵所謂千早村而登其城虛觀焉山高不過二百步而頂方不滿五百弓谷不甚深阪不甚峻其麓無大石怪巖為之固可以梯而攀也可以鑿而毀也而守而能固攻而不能取者何耶公之所擇而城焉寧不可舍此而他求歟嘗試以兵法推之山高不過二百步者以便出入進退也頂不滿五百弓者以少兵不可以守大城也谷不甚深阪不甚峻者以

孤岡獨立雖不深且峻無由梯而攀也然則公之擇於此其豈無所見哉且夫良將不以山為城而以勇智為城公之才超卓天下之山莫高於此也籌策深遠天下之谷莫深於此也心膽沈毅氣志堅確天下之峻阪堅城莫有加之也宜矣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眾攻則敗當則摧也予於是不能無感焉以公之才在千早則勝而在湊川則敗於北條氏則伸而於足利氏則屈豈不早之地宜於守而湊川則不利便於戰耶將公之出策巧於千早而拙於湊川耶抑獨運其智與或製其肘有所異而然也悲夫

正成以元弘中之勲天子封之河攝泉三州然而楠氏不狹寵利無伐功勲恭儉自

居懷保人民惠恤困窮邦之賦稅免十之
二以振荒亂之餘辟不辟之野毛不毛之
壤新鑿溝洫而居民數貸之種穀以勸樹
藝至于秋成乃使之唯收其所貸焉作之
二年則稅三分之一迄於新田三年不徭
役其民植木於山澤樹桑於邑里皆能盡
地利以利國民又穿池於山麓數處曰歲
雖或旱嘆也天非敢災田疇也所以害稼
穡者人愚而棄雨也今所以穿焉者庶幾

以貯雨露也而舊池難濬者皆以為田當
此時乎他邦之民襁負而至焉其戶日日
加焉云有司或有告上之益者楠氏乃曰
吾苟主乎三州而牧養民人斯之以為任
矣何為更求自益焉而今而後有益於下
者可以告也有益於上者不可以告也又
嘗有告措新法者也楠氏乃曰如斯之法
將使人民安乎將使人民疾乎其以為奚
若其以為何若必歷問群臣以參考衆議

而後可措則措焉可止則止焉未有敢專斷焉者也當時令使臣曰政事必可先循舊制也新法雖則善也苟變舊移新則民必不安焉或以為患苦也如不得已而措新法則宜簡鍊其義而後措之也嘗新數一法曰貧乏者可以告訴焉而或有告訴之則檢其所以至貧焉若其奢侈非度而以至貧者大責之曰僭上無禮國之賊也而不毫救助焉若其事不細則流放之曰

以除民之蠹也或不圖而損於事或以父母兄弟親族故或以躬疾病故而乃至貧者隨而與之錢穀各稱其分復誨之世營術使之以禦既往貧若夫工匠之屬或怠惰以貧者則懲戒之曰凡生於此世者未有用於斯世也凡有用於斯世者必自得生產焉是則天地之所以與焉也爾怠惰乎汝產業而不供乎世之用乃以至貧是天地之所以不育也我何為扶助焉哉

初河內平岡郡有攘馬者吏執盜來楠氏乃召隣民問其所以攘焉隣民皆曰斯夫有老母在焉能致孝養矣頃日母病請醫治之醫曰得米二石而能療治焉夫即諾之而服其藥乃覺病小瘳然斯夫太貧難乎償二石米醫頻償之其疾未瘳不復與之藥夫也憂之以謀諸親友其友乃貸一石米以遣之醫醫猶責之曰汝將乖約乎不具米二石則我未可復與藥也夫也惑

焉然而不忍母之病於是乎不得已潛行其近村攘馬一匹以鬻諸平野市而獲米三石償一石醫歸一石其友一石以為母之養也而後歷數月彼馬主見其馬於塗檢而訟之是以為吏所執也楠氏即召彼醫問之果如其言也而盜之母悲之其病將益殆矣楠氏乃謂其里正曰攘馬之罪固不可宥也然吾既免賦稅十二也則皆將足矣而斯夫之貧獨如是何也里正對

曰夫也固畝數少朝夕不給售魚鹽以食也而去歲疾足七八月故如此其貧也楠氏曰宜矣乃謂馬主曰汝既得馬將於汝乎足矣盜當授乎予焉然汝有數月無馬之損乎我當與米二石以償於汝也又與買馬者米二石曰及馬償而已而數醫曰夫醫不仁術乎若治貧民之疾雖無報禮也猶當投與其藥也以汝不仁之甚矣而教愿民盜也如汝者實國賊也乃令吏放

逐之三州外而屬懷馬者有司曰盜則可罰也當沒收彼之室而逐其郡邑孝則可賞也當移彼於新里而與之一夫田宅乃更賜米十石曰當益孝養焉而後謂平岡宰宇佐美五郎曰吾今聽懷馬之訟而知爾之怠政也蓋宰者以撫毓民為職民無飢色則所以為善政也故當使下吏日省其民而扶疾救急也今有孝民而不能振其不足有貧醫而不能懲其非道使良民

窮厄而至于盜也則不汝之急乎政故乎
民之有罪則正成之罪也今以汝怠乎政
故使正成有罪也曩者我知汝之不急故
使汝宰焉今而怠者斯爾生驕侈之心也
五郎深耻之懼而數日不出焉於斯時也
新措貧乏者可以告訴之法云
右二事亦楠氏事蹟中之較著者因表
出于茲以示後之處大事者
正行叙上四位下為春宮帶刀檢非違使

左衛門尉兼河內守父正成戰沒湊川尊
氏送元於其家正行見之不勝悲慟起詣
佛龕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持之
曰故判官之遺汝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
意教汝保合族黨舉兵除賊再致天下於
天子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我而言猶在
耳漠然若弗記吾恐汝背國事也讀史雜
詠曰正
成之死正行悲哀欲自殺母抱止之正行
終克合義旅以敵王愾此母訓誨之力也
正行愧止自後與童輩遊戲常為搏戰馳

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讎為事也後醍醐
帝出花山院御內山正行與從弟和田正
朝等來赴及帝崩入宿衛後村上帝踐祚
之初屢出兵住吉側以挑敵軍正平二年
足利尊氏遣將細川顯氏以兵三千來攻
河內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正行將攻矢
尾城謀候其出遠徑至金剛山下斷後鑿
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
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矢尾烟以

為敵果攻彼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
過譽田正行兵叫呼突出顯氏大敗直奔
保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兵六千援顯氏屯
于住吉正行計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不
煩攻可自退乃分兵二千餘為五隊放火
民舍而進望敵軍塵揚以謂彼陣四處而
兵倍於我不宜分勢復併五隊為一大戰
破時氏于瓜生野餘衆隨潰至渡邊橋溺
者無算時氏被創走明年正行進逼京畿

尊氏憂恐乃令高師直及弟師泰發兵八萬來攻正行與弟正時和田正朝等百四十餘人軟神水誓死詣行宮奏請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_下復亂逆賊西襲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內保合族黨復將除滅朝敵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常恐以有待之身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為不忠之臣下而為不孝之子然今師直師泰將來犯實

臣報效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親臨口勅曰以前兩次之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尙聞賊復盡兵來侵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保後也汝朕之爪牙慎當自惜正行頓首而出率衆詣後醍醐帝之陵恭謝曰戰如不利弗一生還叩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

壁書歌於其後

其歌云阿豆佐由美叱賦

奈於曾斗斗年以流各截髮納于佛殿而後

發帝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之師直入河

內分兵六萬陣伊駒山南及飯盛山外山

四條畷四處親將餘軍居後隆資率兵三

千陽為向飯盛山以縻敵軍正行兵三千

由四條畷而進飯盛山敵望之分兵遮擊

正行以先鋒破之後軍與四條畷敵戰殺

傷相半飯盛山伊駒山敵兵前後奄至後

軍見敗退走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

擊更大破師直兵聚兵亡百餘人馬皆被

數矢衆乃下馬據壘坐食食畢步進接戰

益勵遂迫師直陣上山高元偽稱師直冒

陣戰死其甲鏤連環即高氏紋也正行大

喜擲首于空中手承者一再既而知其偽

也乃投首于地蹴且罵曰汝上山高元耶

汝亦無雙朝敵矣而勇則可賞乃親斷衣

袖裹首置于壘上是日自卯至申戰凡三

十餘合殺傷數百千人吾兵死亡略盡乃
與餘兵五十餘人負猶佯走以誘師直敵
覺之遣支兵三百人正行返戰斬五十餘
級遂前復迫師直軍而正行時體中數箭
兵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
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年二十三正
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宮女辨內侍
遣卒迎之內侍在輿中帝正行悉斬師直
卒奉還以聞帝詔即賜內侍正行辭以歌
曰斗成毛余耳奈加羅布倍玳毛阿羅奴
美能加利能知峻利遠以加傳年須波年
○史論曰正行受遺詔能建義旗始終一

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而全矣○藤井藏
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
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戰功之所以不成也
寧遲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
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思是非
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
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此時尊氏威
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况君德不明
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二
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
身多病不幸卧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
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
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
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其不
成遂輟以族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
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
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
知正行者也○讀史贊議論正行其略曰

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徧天下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譬若無柱之屋坐見其傾覆而已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朱老師贊其略曰是父是子雖青年資志芳名至今詩云人生自古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然其然

楠正儀正成子正行弟也任左衛門尉兼河內守遷左馬頭兄正行正時戰沒正儀留居河內高師泰築壘石川攻正儀畠山國清尋代之正儀始終固守正平五年國

清從足利直義歸順正儀因出兵為之聲援七年足利義詮送款帝親御軍宣言幸京師實欲襲義詮行次住吉伊勢國司右衛門督源顯能將伊賀伊勢兵三千自丹波路進正儀與和田正忠率兵五千夜渡桂川味爽與細川顯氏戰破之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踵至正儀兵以楯為梯登屋亂射敵兵沮靡正儀縱騎突擊斬賴春義詮走近江車駕駐蹕男山義詮以大衆

來迫正儀正忠率兵三千拒之荒阪山稍
得利然衆寡不敵退陣男山敵兵合圍勤
王兵不至衆議令正儀正忠還河內募兵
正忠還家暴病卒正儀逗撓不以時赴援
王師終敗績義詮復陷京師既而正儀發
兵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攻攝津擊守
護代某走之明年與和田正武從中納言
藤原隆俊會山名時氏攻義詮於京師義
詮陣神樂岡出兵蔽林間正儀等欲知其

衆寡使兵五百下馬徒步以誘之徐近敵
陣佐佐水信詮出戰正儀擊卻之義詮不
戰而遁十四年畠山國清大舉西上足利
義詮紡國清等諸將犯天野行宮正儀與
和田正武入奏曰是戰臣等為官軍保必
勝也夫所貴乎兵者三焉曰天時也地利
也人和也今歲大將軍在西利東討不利
西討道誓出兵向西國清薙髮號道誓是逆天時
也官軍所守前大河後深山元弘已來賊

來攻數四每不利而退是我得地利也道
誓外藉軍興內實專功邀賞倫輩嫉之是
失人和也失此三者雖百萬兵不足畏也
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蹕觀心寺臣等
據千劍破日夜拒擊於龍山石川又令湯
淺山本恩地贄河諸族從紀伊守護代鹽
冶某守龍門山縱土兵擾敵令其不得休
息敵必倦而引還臣等乘機追擊破之必
矣帝深然之移御觀心寺正儀乃築龍泉

龍門平石矢尾等砦分兵守之自以兵三
百據赤阪城國清等陣津津山分攻諸砦
陷之進攻赤阪正儀退保金剛山誘之義
詮尋引還果如正儀所料正儀又出兵渡
邊攻取水速城又攻佐佐木秀詮及弟氏
詮於攝津破之殺獲二百七十餘人溺水
者甚多追斬秀詮氏詮錄俘虜悉給衣藥
放還是歲細川清氏降奏請發諸軍復京
師後拜參議元中中卒

正儀北降或載於簡策或傳於口碑而未審其真妄故北降之事今不載乎此矣

長良承芳著論曰世所傳如太平記增鏡後愚昧記梅松論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之類皆阿世曲筆往往構事誣人大日本史所據諸書皆出於北人之手故以為正儀實叛與大友少貳等諸叛臣同傳可嘆夫唯南朝紀傳一書信而有徵又曰正儀之於足利氏讐敵之巨魁也方其初謁宜嚴修歸降之禮以白日行事何為故向昏夜使之執謁耶是尤可疑也再按紀傳曰建德元年春賴之發兵河內正儀據城禦之建德元年即北朝應安三年三代記櫻雲記並書正儀北降係應安三年則此舉也

正儀臣足利氏之後乃一年餘矣賴之討不知何故事互牴牾無所適從可見正儀之降非其實也彰彰乎明矣時人書之叛者為賴之詒也後人議其不義者徒信妄傳也其如夜謁之謀密索其形貌年齒克肖正儀者使優孟為孫叔敖以瞞一時之人耳又曰世或傳正成佯死于湊川之役逃而歸河內勢在觀心寺年耄而死或更姓名櫓淵政蔭隱于羽之山脇見有其墓云世降俗漓好言人之過正成而不免於妄人之誣猶有如是者况於正儀乎余深慨正儀之不幸為之切齒腐心久矣於是具辨論其事欲以伸雪沈寃但是賴之毒計業已為百世口實則吾亦極知區區筆舌難及人之耳目而徒為世俗嗤笑矣○謙按正儀北降必無焉何以知之矣曰或云求忠臣之士必於孝子之門楠氏闔族無不孝又無不忠也而正儀獨不忠

而降萬萬無其理也且見其百折不撓萬
辛不辭之迹亦非北降者可知也余故北
降說斷然不取也○中井積德曰阿王欲
報父讐抵赤阪獨與一僮彷徨城下有
訊之應曰我為宇野六郎之子父死而族
人奪宗躬無所容將投邱壑自托縋流也
其人奪宗躬無所容將投邱壑自托縋流也
正儀素仁惠推心善視阿王亦勤敏服勞
居數歲正儀益器之嘗授以邑阿王辭以
未有軍功浮屠氏之法為死者祈福以七
紀數於是宇野六郎死之七年遭其忌也
阿王感念將欲以此夜刺正儀適正儀以
賜兜鎧阿王感激無地侍坐抵夜得間既
起身而平日恩義弗可棄也加以晝日之
遇弗忍也正儀又從容背坐無復防閑勉
彊自厲竟不能也出而哭之慟衆愕共視
之阿王具告之實曰吾唯有死而已矣抽

刀自刺為所奪乃髡髮為僧入山中以正
寬為其號以終身云嗚乎阿王之志可哀
夫楠氏之子亦可尚也推仁惠于羈旅之
僮能使寇讐消其戕害之心非誠孚足動
物者弗能焉宜乎忠義
三世而不隕其家聲也

和田正遠稱彌五郎楠正成弟也元弘初
從正成起兵軍功居多延元中直武者所
後偕正成戰死湊川

正家補藏人任左近將監延元元年代正
成將兵赴常陸攻佐竹義篤於金砂山斬
其族人義冬那阿氏來降兵勢頗振又城

皇朝文獻通考卷六 三十八
瓜連地據之敵兵來攻擊後藤基明斬之
後落髮曰西阿四條之役與正行戰沒
大塚惟正稱掃部助從正成戰湊川後方
正行之戰四條也惟正身被數創馬亦僵
獲逸馬騎之逃數里聞闔族殲焉返馬冒
陣奮戰死有池田四郎者與惟正同從軍
及敗四郎及子二人中流矢死

橋本正員稱八郎宇佐美正安為河內守
神宮寺正師任兵衛尉稱太郎兵衛皆正

成族也俱從正成死

和田正式與正儀據赤阪敵來圍數匝乃
乘夜提銳兵二百斫敵營不克斂兵而退
即夜與正儀走入金剛山徃徃有戰功後

知其終

橋本正茂稱九郎與源定平陣天王寺大
敗北兵又攻松原野田等陣營陷之後薙髮不

知所終

橋本正高據土丸城令子姪分守近要山

名義理及清氏等來圍土九防戰無利姪
某死之遂棄城遁明年復與清氏戰于高
名邊不克死之族三人及上神下神磯部
櫻井等諸氏悉戰沒

正勝出師討足利氏不利乃歸千劍破義
滿益發兵圍千劍破正勝力盡謂其徒曰
徒死無益乞降亦我所羞也乃引兵走去
後事軼而不傳

正元奮戰斬數人而被執義滿壯之謂曰

若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泣然流

涕曰王室顛敗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

遂不屈而被斬岩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如子實

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末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不為之愧死乎

和田正朝稱新兵衛正平三年高直師等
來攻正朝與弟賢秀從正行詣吉野行宮
廷辭與同士百四十餘人俱誓死而進遂
為忠實所殺正朝弟稱紀六亦與其子二

皇朝文獻通考卷六
人俱戰死

和田正興落髮稱賢秀正平中從正行與
細川顯氏戰于住吉賢秀手刃數十人敵
敗走又追斬山名兼義四條之役賢秀善
使雉刀遇者皆死賢秀混敵兵欲狙擊師
直其間相距數步正行部下湯淺某降在
師直軍中識賢秀從後斫路之斬其首賢
秀眼光如炬死猶瞪視不瞑從此某俯仰
惟視賢秀張眼嗔已狀七日死

和田正忠稱五郎正平七年帝御住吉正
忠與楠正儀為先鋒攻京師破細川顯氏
義詮走近江正忠從正儀還河內圖集兵
返援會病暴卒

光正常欲報足利氏變容為僧改名常泉
永享元年聞足利義教詣南都將覬間刺
之事覺為筒井某被捕義教速行刑光正
臨刑神色揚揚如平生

大抵雖附其著者以見忠義之盛右十

三名皆係楠氏族類而其輕命趨義之
迹猶與明方孝孺宗黨八百四十七人
頗相類矣實千古未曾有之事也故不
論其忠義之盛與不盛而一一載乎此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六終

